



6 7 8 9 80 1 2 3 4 5 6 7 8 9 90 1 2 3 4 5 6 7 8 9 100 1 2 3 4 5 6 7

A vertical ruler scale is positioned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image, showing measurements from 6 to 100 in increments of 1.

新雕劉子卷二

梁 刘勰著

唐 袁孝政註

愛民第十二

天生萬民而立之君。君則民之天也。天之養物以治陰陽爲本。君之化民以政教爲務。故寒暑不時。則疾疫。風雨不節。則歲飢。刑罰者。民之寒暑也。教令者。民之風雨也。刑罰不時。



73
2

則民傷。教令不節。則俗弊。故水濁無掉尾之魚。土確力多吉角反無歲蕪之木。政煩無逸樂之民。政之於人。由琴瑟也。大絃急。則小絃絕。大絃闕。矣。夫足寒傷心。民勞傷國。足溫而心平。人佚而國寧。是故善爲理者。必以仁愛爲本。不以苛酷爲先。寬宥刑罰。以全人命。省徹徭役。以休民力。輕約賦斂。不匱人財。不奪農時。以足民用。則家給國富。而太平可致也。人之於

君猶子之於父母也。未有父母富而子貧。父母貧而子富也。故人饒足者。非獨人之足。亦國之足也。渴乏者。非獨人之渴乏。亦國之渴乏也。故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之謂也。先王之治。上順天時。下養萬物。艸木昆虫。不失其所。獮未祭。魚不施網。罟豺未祭。獸不修田。獵鷹隼未擊。不張罿羅。霜露未霑。不伐艸木。艸木有生。而無識。

鳥獸有識而無知。猶施仁愛以及之矣。況生人而不愛之乎。故君者其仁如春。其澤如雨。德潤萬物。則人爲之歟。昔太王居邠。太王是周太王也。古公亶甫也。后稷十五代孫。居邠。上行仁愛於百姓。十一年成市。二十季成邑。三季成國。所以然者。仁愛有餘也。而人隨之。仁愛有餘也。夙沙之君。夙沙國名也。仁愛不足者。而人傳之。來歸舜。又云舜伐之。沙國之人背君而來。舜未審。將何為善也。而人背之。仁愛不足也。仁愛附人堅。於金石。金石可銷。而人不可離。故君者壤也。

人者卉木也。未聞壤肥而卉木不茂。君仁而萬人不盛矣。

從化第十三

君以民爲體。民以君爲心。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從之。未見心好而身不從。君欲而民不隨也。人之從君。如艸之從風水之從器。故君之德。風之與器也。人之情。艸之與水也。艸之戴風。風驚東。則東靡。風驚西。則西靡。

是隨風之東西也。水之在器。器方則水方。器圓則水圓。是隨器之方圓也。下之事上。從其所行。猶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不虛也。上所好物。下必有甚。詩云：誘人孔易。言從上也。昔齊桓公好衣紫闌，境盡被異絲。晉文公不好服美。羣臣皆衣羊皮。又云：母羊皮也。魯哀公好儒服。舉國皆著儒衣。趙武靈王好鷄鷄。國人咸冠鷄冠。紫非正色。羊非美毳。儒非俗。

服鷄非冠飭而競之者。隨君所好也。楚靈王好細腰。臣妾爲之約食餓死者多。越王勾踐好勇而揖鬪蛙。越王勾踐好勇習兵、欲伐吳。見下一蛙在車轍中。努身似拒車輪。越王於是下車而揖之。於是壯士皆悉向之。遂滅吳。此明好勇士之甚也。國人爲之輕命。兵死者衆。命者人之所重。死者人之所惡。今輕其所重重其所惡者何也。從君所好也。堯舜之人可比家而封。桀紂之人可接屋而誅。非堯舜之民性盡。

仁義而桀紂之人生。輒姦邪而善惡性殊者。深化故也。是以明君慎其所好以正時俗。封之風聲以流來世。或者以爲上化而下不必隨。君好而人未必同也。故唐堯之世而四凶縱。殷紂之時而三仁。真漢文節儉而人庶奢。齊景奢而晏嬰儉。此未達之辭也。何者冬之德陰而有寒炎蕭丘。蕭丘山自生之火常以火徧中生。夏之德陽而有霜霰。霰雨雜以天地之

三十斤
為鈞漢
志四鈞
為石石
重百八
十斤漢
書注凡
稱石者
言其量
也

德由不能一於陰陽。況其賢聖豈能一於萬民哉。故權衡雖正不能無毫釐之差。鈞石雖平不能無抄撮之較。從君之譬以多言之。唐堯居上天下皆治。而四凶獨亂。猶曰堯治治者多也。殷紂在上天下皆亂。而三仁獨治。猶曰世儉儉者衆也。漢文節儉而人有奢。猶曰國奢奢者衆也。水性宜冷而有華陽溫泉。華陽

是南地名屬梁州出溫泉也。猶曰水冷者多也火性空熱而有蕭丘寒炎。猶曰火熱者多也迅風揚波高下相臨山隆谷窪反差以尋常較而望之猶曰水平舉大體也。故世之論事皆取其多者以爲之節。今觀言者當顧言外之旨不得拘文以害意也。

法術第十四

法術者人主之所執爲治之樞也。術藏於內。

隨務應變法設於外適時御人。人用其道而不知其數者術也。懸教設令以示人者法也。人主以術化世猶天變萬物氣變萬物而不見其象。以術化人而不見其形故天以氣爲靈。主以術爲神術以神隱成妙法以明斲爲工。淳風一澆則人有爭心情爲既動則立法以檢之。檢猶正也設令教建國君人者雖能善政未有棄法而成治也。故神農不施刑罰。

而人善爲政者不可廢法而治人。舜執干戚而服有苗。苗民不服舜以執于戚舞於兩階間苗民自衣服尚書云七旬有苗格征伐者不可釋甲而制寇立法者譬如善御察馬之力揣途之數齊其銜轡以從其勢故能登坂赴險無覆軼之敗。如車雜行猶乘危無覆墜也涉遠無越軌之患君猶御也法猶轡也人猶馬也馬猶軌也理猶執轡也執轡者欲馬之遵軌也明法者欲人循治也轡不均齊馬失

軌也法不適時人乖理也是以明主務循其法因時制宜苟利於人不必法古必害於事不可循舊夏商之衰不變法而亡三代之興不相襲而王堯舜異道而德蓋天下湯武殊治而名施後代由此觀之法宜變動非一代也今法者則溺於古律儒者則拘於舊禮而不識情移法宜變改也此可與守法而立教故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

焉拘禮之人不足以言事。制法之事不足以論理。若握一世之法以傳百世之人。由以一衣擬寒暑。一藥治瘻痕也。若載一時之禮。以訓無窮之俗。是刻舟而求劍。宋人乘船失劍。於水刻舟記之。待船至彼。有驚兔觸株而死。有方始求之。守株而待兔。入過而得之。竟日不去。專守此株。待更有待者也。故制法者爲理之所由。而非所以爲治也。禮者成化之所宗。而非所以成化者。成化之宗。在於隨時爲治之本。在於因世未有不因世而欲治。不隨時而成化。以斯治政。未爲衷也。

賞罰第十五

治民御下莫正於法教。立法施教莫大於賞罰。賞罰者國之利器。而制人之柄也。故天以晷數成歲。行一周而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遲一年一周天月。國以法教爲治。晷運於天。則時成於地。法動於上。則治成於人晷之運。

也。先春後秋法之動也。先賞後罰是以溫風發春所以動萌芽也。寒露降秋所以殞茂葉也。明賞有德所以勸善人也。顯罰有過所以禁下奸也。善賞者因民所喜以勸善善罰者因民所惡以禁奸故賞少而勸善刑薄而奸息賞一人而天下喜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用能教狹而治廣用寡而功衆也。昔王良之善御也識馬之飢飽規矩徐疾之節故鞭策

不載而千里可期然不可以無鞭策者以馬之有佚也聖人之爲治也以爵賞勸善以人化養民故刑罰不用太平可致然而不可廢刑罰者以民之有縱也是以賞雖勸善不可無罰罰雖禁惡不可無賞賞平罰當則理道立矣故君者賞罰之所歸誘人以趣善也其利重矣其威大矣空懸小利足以勸善虛設輕威可以懲奸矧復張厚賞以餌下揅大威

以駁民哉。故一賞不可不信也。一罰不可不明也。賞而不要。雖賞不勸。罰而不明。雖刑不禁。不勸不禁。則善惡失理。是以明主賞善罰惡。非爲己也。以爲國也。適於己而無功於國者。不加賞焉。逆於己而便於國者。不施罰焉。罰必施於有過。賞必加於有功。苟善賞信而罰明。則萬人從之。若舟之循川。車之遵路。亦奚向而不濟。何行而不臻矣。

審名第十六

言以繹理。理爲言本。名以訂都定實。實爲名。源有理無言。則理不可明。有名無名。則實不可辨。理由言明。而言非理也。實由名辨。而名非實也。今信言以弃理。實非得理者也。信名而略實。非得實者也。故明者課言以尋理。不理而著言。執名以責實。不弃實而存名。然遺理而著言。執名以責實。不弃實而存名。然則言理兼通。而名實俱正。世人傳言。皆以小

成大以非爲是。傳彌廣理逾乖。名彌假實逾反。則迴犬似人。轉白成黑矣。今指犬似人。轉白似黑。則不類矣。轉以類推。以此象彼。謂犬似獾。大猿五百歲則獾。自善能化美女。反似狙。反似狼。黃軒四面。非有八目。黃軒是軒轅黃帝也。治國乃使諸侯。至於四方。有四面。而非言有八目也。黃軒夔之一足。必有朱。朱似紫。紫似紺。青色紺似黑。則白成黑矣。

獨脰。呂氏春秋曰。昔哀公謂孔子曰。夔之一足。信之乎。孔子對曰。調六律。和八音。惟一人則足。時人謂言夔身只有一足。周人玉璞其實亥鼠。周人是周國人也。周國貴玉璞。莊子云。夔之一足。其行蹠蹠者也。周人玉璞之謂。死鼠為玉璞。賣與周人。以五絲裹之。於窖匣藏之。天下人謂其實是玉璞。卞和聞之。故往其家。借而觀之。乃死鼠也。卞和笑之。曰。此是死鼠。非玉璞。其人懷慙。并窖匣弃之也。楚之鳳凰。乃是山鷄。楚人得山雞見五色毛文。謂是鳳凰。以將獻其君。行至半途。見野田中甚多。乃問之。人曰。此是山雞。楚人懷慙而退走歸愚谷。愚智叟而像頑稱。昔有賢人。隱在愚谷。自號愚人。公時人聞之。謂之實。是愚人。

後知是賢人也。黃公美女乃得醜名。黃公美女年三十不嫁，姿容端正，有レ人問其女，黃自謙曰：女醜不嫁，此人謂之實醜。後納為妃，時人始知其美麗也。

魯人縫掖實非儒行。縫大也、大掖之衣、單衣大袂也。君子有道藝者所衣也。哀公見孔子服與士夫異，又與東郭庶人不同，疑以為儒服然故問之也。

吹竽而不知音。竽似笙，有三十六管。齊宣王好聞吹竽，門下吹竽者三千人。其時其解吹竽者，得俸祿。東郭處士解褐在其中，虛執竽於殿下，貪求俸祿，宣王死成王立，方欲一一閱之，東郭吹竽謬遂走，終身不出。四面一足，本非真實。玉璞鳳凰，不是定名。魯人東郭空濫美稱。

愚谷黃公橫受惡名。由此觀之，傳聞喪真翻轉名實。美惡無定稱，賢惡無正目。俗之弊者，不察名實，虛信傳說，卽似定真。聞野丈人謂之田父。野丈人是藥名，世人從虛謂之，是田父也。河上妬女謂之婦人。妬女是藥名，今之飯帶是也。禹糧，謂之飲食。此亦是藥名，堯漿是木樹中水也。禹治水飢之，禹糧是赤土中極赤之石也。昔禹世人不審其名，謂之是今之飲食，是也。龍肝牛膝，謂之爲肉。皆是藥艸之名也。世人不審謂是龍牛之肉也。掘井，

得人言自土而出。朱國有人家掘井，乃云吾言是人從土出，皆悉傳之國。或聞之，呂問之宋人對曰：臣家掘井得人者，往去水遠，每日遣一人汲水自掘井來，每日餘一人之工。三臣謂掘井似得一人，非是土下得人也。三豕渡河云彘行水上。魯人讀史記不知字錯，其義焉在。魯人曰：彘行水上，子夏聞之，往觀乃謂之曰：晉君己亥日渡河，寫史記者錯已，字成三亥，字作豕。魯人不信，遂往晉問之，曰晉君乃是己亥之日渡河，始知其字實謬錯也。

凡斯之類不可勝言。故狐狸二獸因其名便。狐是野狗，合而爲一。蛩蛩巨虛其實一獸。

蛩蛩前足長，巨虛後足長，其獸出鴈山見人，卽巨虛負蛩而走也。因其詞煩分而爲二，斯雖成其名而不知敗其實。弗審其詞而不察其形，是以古人必慎傳名，近審其詞遠取諸理，不使名害於實，實隱於名。故名無所容，其偽實無所蔽，其眞此謂正名也。

鄙名第十七

閏元年
子申生
上軍太
軍公將
趙夙御
侯作二
傳音獻
將下軍
子申生
上軍太
軍公將
趙夙御

為右以
滅耿滅
霍滅魏
賜趙夙
耿賜畢
萬魏以
為大夫
卜偃曰
畢万之
後必大
萬盈數
也魏大
名也以
是始賞
天啓之

言之惡則忮於人耳。是以古人制邑名子。必
依善名。名之不善。害於實矣。昔畢萬以盈大
會福。畢萬是畢公之後、文公之臣。名萬。言大
為卿。至於周末。葉魏國。也。魏者亦言大也。後必有魏邑。萬後果
太子名仇。怨偶後生六子。名然盈大者。不必
成師。成師長大殺仇也。晉仇以怨偶逢禍。晉君
盡吉。怨偶者不必皆凶。而人懷愛憎之意者。
以其名有善惡也。今野人畫見嬉。音喜子。者。以
爲有喜樂之瑞。夜夢見雀者。爵位之像。然見

嬉者未必有喜。夢雀者未必彈冠而人悅之。
者以其名利人也。水名盜泉。尼父不漱邑名。
朝歌顏淵不舍里名。勝母曾子還輶。輶輪也。曾子欲
往鄭。至勝母里。碑輪而迴也。亭名柏人。漢后夜遁
不踐其里。旋車而迴也。亭名柏人。漢后夜遁
漢后是漢高祖也。夜過柏人亭。欲宿。問曰。此
是何亭。左右曰。此名柏人亭。高祖曰。若名柏
人亭。逼迫於人。速須急去。去後果刺客來。欲
害高祖。至旦尋覓不見。乃是趙人貫高王。遂
恐其罪。不以為怨也。何者。以其名害義也。以嬉雀之微。
無益於人。名苟近善。而世俗愛之。邑泉之大。

疑
在里可

生人所庇。名必傷義。聖賢惡之。由此而言。則善惡之義。在於名也。昔有貧人。命其狗曰富。命子曰樂。方祭而狗入於室。叱之曰。富出祝曰。不祥果有禍。其子後死。哭之曰。樂而不自悲也。在里有人。字其長子曰盜。次子曰歐。盜持衣出。耨鋤艸。其母呼之曰。盜。吏因縛之。其母呼歐。歐逾更遽。其據反。而聲不轉。但言歐。吏因歐之盜。幾至於殮。立名不善。身受其弊。

審名之宜。豈不信哉。

知人第十八

龍之潛也。慶雲未附。則與魚鱉爲隣。驥之伏也。孫陽未賞。必與駕駘同櫨。驥龍馬也。駕駘之善相馬。士之騶也。知己未顧。亦與儻流雜處。自非洞明。莫能分也。故明哲之相士。聽之於未聞。察之於未形。而鑒其神智。識其才能。可謂知人矣。若功成事遂。然知之者何異耳。聞雷。

霆而稱爲聰。目見日月而謂之明乎。故孔方
諶之相馬也。孔方諶秦人也。伯樂舉之爲穆
馬，否方諶曰得馬矣。馬在陵丘。穆公問曰得
諶曰牝而黃及其馬至驪而牡。穆公怒召伯
樂責曰子何妄舉人也。毛色牝牡不辨。有何
相馬之能。伯樂對曰孔方諶相馬得之精不
在其龐後乘之其馬果日行千里也。雖未追風逐電。絕塵裂
影而迅足之勢固已見矣。薛燭之賞劍。薛燭秦人
也。天下別劍之人爲吳。雖未陸斬玄犀。水截
王相劍知是審器也。輕羽而銳刃之資亦已露矣。故范蠡吠於犬

竇文種聞而拜之。范蠡是越人。文種亦是越
人。文種爲越王大夫。蠡見下文種從門前過蠡於狗竇中吠文種。種曰狗
當吠人。范蠡以我爲人。廻車至蠡門。入內而
拜。蠡薦爲越王左相。越王欲伐吳。一用文種
范蠡計謀。遂誅吳王。范蠡謂種曰越王勾踐
長頸鳥喙可與同厄。不可與同樂。後必害我。
我欲太子文種曰臣之事君殺身以成名。縱後
害我。我就死無恨。終身不有背君之名。吾不太子。
范蠡於是自遁五湖。釣魚自號漁父。終身不出。
越王思蠡。遂鑄金爲蠡形。象四時祭祀。文
種事越王。未經載年。犯事果被越王所害。如
蠡之言。鮑龍跪石而吟。仲尼爲之下車。鮑龍是賢人。與孔子堯之知舜。不違桑陰。眼澤之陰。與
同時也。

舜語於桑下對曰：「陰不移、堯卽知舜。」是賢人堪為天子政，以讓位與也。
知呂望不以永日。文王出游，猶占今日，猶合得帝王師果見呂望，王與同車而還者也。故云也。睂睫子涉之微。昔人名雍善能察賊，視眉睫之間，卽知是賊。趙子謂曰：吾聞之人目大明，腋見泉下魚，必凶。未經季蹕，雍累被賊殺也。
賢聖觀察，不待成功而知之也。陳平之棄楚歸漢，魏無知識其善謀。陳平陽武郡戶牖人，社頭分肉甚平。父老謂之曰：陳孺子分肉極平。陳平得宰相，遣天下如此肉。平後值

漢與楚爭滅秦，陳平在項羽下，作將軍。項羽不能用賢，平遂背楚來投漢。高祖、魏無知舉於高祖。高祖用為護軍，遂破楚滅秦，說六奇之謀，以定天下，故言奔楚歸漢也。
韓信之亡於黑水，蕭何知其能將。○韓信淮陰人，家貧，不事生業，好帶長劍。後亡於黑水，得為連敖之官，犯事十二人，皆被誅。誅至信，信仰刀入，滕公謂公曰：欲定天下而殺壯士乎？滕公聞之，遂不斬將。見蕭何，何薦於高祖，祖用為治粟都尉。信以官小，又弃高祖逃走。蕭何聞信走，遂自逐三日，乃還。何謂高祖曰：韓信天下名士，用之則留，不用之則終亡也。高祖用為大將軍，乃滅趙，破魏，席卷三秦，平定海內，信之力也。
豈待吐六奇而後明，破趙魏而方識哉？若夫

臨機能謀而知其智犯難涉危乃見其勇是凡夫之識非明哲之鑒公輸之刻鳳也冠距未成翠羽未對人見其身者謂之龍鵠見其首者名曰鶴鷄皆讐子爾反其醜而笑其拙及鳳之成翠冠雲聳朱距雷搖錦身霞散綺翮烟發翻火外反然一翥翻翔雲棟三日而不集然後讚其奇而稱其巧堯遭洪水浩浩滔天蕩蕩懷山下民胥塗都念反禹爲匹夫未有功

名堯深知之使治水焉乃鑿龍門斬荆山導熊耳通鳥鼠櫛奔風櫛者風刷人體如梳櫛髮也沐驟雨面目黧黯手足胼胝冠掛不暇取經門不及過使百川東注于海西被于流沙生人免爲魚鱉之患於是衆人咸歌詠始知其賢故見其朴而知其巧者是王爾之知公輸也鳳成而知其巧者是衆人之知公輸也未有功而知其賢者是堯之知禹也有功而知其賢者

是衆人之知禹也。故知人之君未易遇也。侯生夷門抱關之繇見知於無忌。侯生魏人也。名牛夷門是大梁之東門。其時侯生知夷門之關賤繇謂奴僕也。魏公子無忌意在禮賢欲見侯生恐天下士矣。盛設坐席延魏貴臣未飲之間忌乘乘車造侯生家請迎侯生與同載至市中侯生於是停公子車於市謂公子曰市上屠兒朱亥其人賢官不達隱在屠肆生欲與請公子其停車少時生遂下車與朱亥語久而不來市人皆罵侯生小入公子車於市侯生偷視公子公子都無瞋色知公子無忌力賢遂來上車共至公子家衆客各驚方始知侯生是賢人也。豫子范中行之亡虜也。蒙異於智伯。

豫子豫讓也先事范中行范中行反智伯殺中行豫讓轉事智伯智伯後被趙襄子殺讓欲與智伯報讐殺中襄子上訴為賤繇伏襄子於廁中襄子欲入廁門忽心動怪之使人搜廁中乃見讓身邊挾劍問之讓曰吾智伯臣也欲為智伯報讐故來至此襄子曰烈士也遂捨之讓後漆身吞炭毀形易兒欲殺襄子其妻不識友人識之曰子欲殺襄子何不下先事襄子而後殺之豈不可乎何故自損何由得近襄子也乃候襄子出伏于橋下欲殺襄子怒讓罪曰子前於廁中吾亦捨之今伏更為汝罪當死子先事范中行智伯殺范中行子何不為中行殺智伯而欲殺我何也讓曰我事范中行只以衆人禮待我我以衆人禮報之智伯以國士禮待我我以國士禮報智伯至死

郊一作地

夫當作矣

無恨。臣願大王與身上衣以劍擊之。則就死。裏子遂脫衣與之讓。得衣怒目叫呼。以劍擊衣之後。漸患未終百日。乃至死也。名尊而身顯。榮滿於當世。雖復刎頸魏庭。漆身趙郊。揣情酬德。未報知己。虛左之顧。國士之遇也。

虛左之顧者。汎明空車已左邊擬坐處也。國士遇者。卽是智伯遇豫讓。以國士之禮也。世之烈士。願爲賞者。授命猶瞽者之思視。覽者之想行而目終。不得開足。不得伸。徒自悲夫。

國之須賢。譬車之恃輪。猶舟之倚櫓也。車摧輪。則無以行。舟無櫓。則無以濟。國乏賢。則無以理。國之多賢。如託造父之乘。造父是穆王也。附越客之舟。越客是越人。其居在人所居處也。朝之乏賢。若鳳虧六翮。欲望背磨青天。臆衝絳焰。路莫由也。峻極之山。非一石所。

終路一作

薦賢第十九

風美一作

成凌雲之樹。非一木所構。孤白之裘。非一腋之毳。宇宙爲宅。非一賢所治。是以古之人君必招賢聘隱。人臣則獻士舉知。唐昇二八流睦睦之美。周保十亂。播濟濟之詠。仲尼在衛。趙鞅折謀。晉趙鞅將兵欲伐衛聞仲尼在衛乃卽折其謀策不能伐衛也千木處魏。秦人罷兵。段干木是魏賢人也。魏文侯常往其處。問國政。秦欲伐魏。左右諫曰。魏有賢人段干木。文侯日往其家。論諸政事。未可伐之者也。秦王空止矣。不能伐。宮奇未亡。獻公不寢。宮奇是虞之公子。晉獻公欲滅魏也。宮奇未亡。獻公不寢。

虢以奇馬垂棘之毒。將獻於虞。假道。宮奇諫曰。虢是虞之表也。脣亡則齒寒。晉人謂獻公曰。宮奇懦弱之人。必不能強諫。雖諫。虞君未足用也。但多許。審貝必刺。晉君差人多許。審貝。虞君貪財受之。宮奇於是遂止。晉之君滅虢。因回軍併討虞國而歸。子玉猶存文公側坐。晉文公與子玉戰。大敗于子玉。文公自變色。側身而坐。畏子玉賢人。將有別計。而圖己。以此而言。則立政致治。折衝厭難者。舉賢之効也。夫連城之璧。瘞影荆山。連城。是趙國。璧玉也。秦王欲連十五城。與趙買也。夜光之珠。潛輝鬱浦。玉無翼而飛。珠無脛而行。揚聲於章華之臺。炫

耀於綺羅之堂者。蓋人爲之舉也。賢士有脰而不肯至。殆蠹材於幽岫。腐智於柴草者。蓋人不能自薦。未有爲之舉也。古人競舉所知。爭引其類。才苟適治。不問世胄。智苟能謀。奚妨粃行。昔時人君拔奇於囚虜。擢能於屠販。文王用太公屠牛於朝歌。高祖用樊噲殺犬賣身無忌。用朱亥作屠兒灌嬰販繒絲。高祖用之此皆屠販兒用也。內薦不避子。外薦不避讐。其子外舉讐人。故言內薦不避子。外薦不隱讐也。身受進賢之賞。名不違子外薦。不隱讐也。

有不朽之芳。昔子貢問於孔子曰。誰爲大賢。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吾聞進賢爲賢。排賢爲不肖。骨肉相似言。不似其先祖鮑叔。鮑叔薦管仲。子皮薦子產。未聞一二。子有所舉也。進賢爲美。逾身之賢。矧復抑賢者乎。故黔息碎首以明百里。北郭刎頸以申晏嬰。北郭搔家貧。無以養親。晏子知其逐北郭搔。遂自刎其頸於齊君之廷。明晏子無罪。齊君於是再進晏子。復還齊相也。所

孔
妻
奇
疑

以致命而不辭者爲國薦士滅身無悔忠之至也德之難也臧文仲不顯展禽仲尼謂之

竊位

展禽名柳下惠三名爲士師無喜色三名已

時始知其賢也又公孫弘不引董生汲黯將爲妬賢公孫是公孫弘董生是董仲舒也汲黯是漢公孫弘知董生賢而不舉黯以爲妬賢者臣因與虞丘語久之日晏不退樊姬下殿而逆之謂王曰君朝何以晏莊王曰我與賢人讀故晏也樊姬曰賢人是誰王曰虞丘也樊姬於是掩口而笑曰妾雖不肖幸執箕箒妾

虞丘不薦叔敖樊姬貶爲不肖

虞丘者楚相虞丘王朝諸

所進者十人與妾同類而虞丘子爲相十季其進者非其子弟即是昆季專君之寵竊君之權知孫叔敖賢而不薦是不肖耳何謂賢人莊王以告虞丘虞丘曰小臣伏罪於是遂進叔敖爲相楚國大重叔敖之力也東閭不達髦士後行不正於路歸東閭者東閭先生曾相齊侯坐事而退徒步於路人謂曰先生何至於此東閭曰吾位至台鼎不能伸拔一人積財千萬不能賑恤一士今至於此也入審不如能獻賢獻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斯前識之良規後代之明鏡矣

因顯第二十

夫火以吹爇生焰。鏡以瑩拂成鑒。火不吹則無外耀之光。鏡不瑩必闕內影之照。故吹成火之光。瑩爲鏡之華。人之寓代亦須聲譽。以發光華。猶此火鏡假吹瑩也。今雖智如樗里才若賈生。樗里是樗子也。是秦惠王弟。名疾。人号曰智囊也。賈生者。姓賈名誼。洛陽人。富於文藻。時人謂之曰賈生。洛陽才子。終軍山東之英。居環堵之室。無知己之談。望迹流於妙也。居環堵之室。無知己之談。望迹流於地聲。聞于天。不可得也。桺下惠不遇仲尼。則

此已當作

貞潔之行不顯。未免於三黜之臣。無恥之人也。季布不遇曹丘。則百金之諾不揚。季布漢曹丘見之曰。寧得季布。之一諾。不用黃金百斤。未離於凡虜。無羞之人也。二子所以德洽於當時。而聲流于萬代者。聖賢吹瑩也。昔有賣良馬於市者。已三旦矣。而人不顧。乃謂伯樂曰。吾賣良馬而市人莫賞。願子一顧。請獻半馬之價。於是伯樂造市來而迎。睇之。大而目送之。一朝之價。遂至

千金。此馬非昭爲駕駘。今成駄驥。上音決也。下音提也。
由人莫之賞。求有爲之顧。昞者也。夫樟木盤根。釣枝。癭節。蠹皮。輪菌。雍腫。則衆眼不顧。匠者採焉。製爲殿堂。塗以丹漆。畫爲黼藻。則百辟卿士莫不顧。昞仰視。木性猶是也。而昔賤薦之侯王必藏之。以玉匣。鍼之以金縢。若闇以投人。則莫不相昞。以愕按劍而怒。蛇衡夜光之珠。

欲報隋侯。若聞以投之。隋侯取愕。乃按劍而怒。欲斬之所以為無因而至。故也。何者。爲無因而至。故若物無所以。則良馬勞於駟才。胡闐。駢者。是古之合市人。闐美材。朽於幽反。者。是馬行前空地也。谷寶珠觸於按劍。若有所因而至。則良馬一顧。千金般木光於紫殿。珠璧擎之玉匣。今人之居代。雖抱才智。幽鬱窮閨。而無所因邪。未有爲之聲譽。先之以吹瑩。欲望身之光名。之顯。猶捫虛縛風。猶捫虛而欲縛風。捫者煎湯。顯猶捫虛縛風。猶捫虛而欲縛風也。煎湯。

覓雪豈可得乎。

託附第二十一

夫含氣庶品。未有不託附物勢。以成其便者也。故霜鴈託於秋風。以成輕舉之勢。騰蛇附於春霧。志繙音希也。凌霄之道。蟹鼠附於蛩蛩。以攀追日之步。西方有比肩之虫。其名為蟹。蛩鼠後而兔前。前高不能取食葉。負蟹食之。今雁門廣武縣夏屋山中。有獸形如兔而大。相負共行。其名為蟹鼠也。矣。碧蘿附於青松。以茂凌雲之

繙一本
作希

葉以夫鳥獸蟲卉之智。猶知因風假霧。託峻附高。以成其事矣。況於人而無託附。以就其名乎。故所託英賢。則迹光名顯。所附闇蔽。則身悴。名朽。天之始旭。許玉切。日初出見也。則目察輕烟。歲之將暮。則蓬卷雪中。目之能見。蓬之能高。託日之光。附風之勢也。綴羽於金鐵。置之於江海。必也沈溺。陷於泥沙。非羽質重而性沈。所託沈也。載石於舟。置之江湖。則披風截波。

天后之
馬未詳

汎揚長澗。非石質輕而性浮。所託浮也。搏牛之蚩。蜚極百步。若附鸞尾。則一翥萬里。非其翼工。所託迅也。樓季足捷。追越奔光。樓季是古之能走人、追日奔如故言之也。若駕疲驪。力戈則日不涉一舍。三十里為一舍。驪是天后之馬也。非其脛遲。所託蹇也。是以觀之。附得其所。則重石可浮。短翅能遠。附失其所。則輕羽淪溺。迅足成蹇。夫鷺之巢幕。銜泥補綴。爛若綾紋。雖陶匠逞妙。不能爲之。

網一作

可謂固矣。然凱旋別幕。音莫。軍勝還謂之凱。旋別幕。剔除也。則巢破子裂者。所託危也。鷦鷯巢葦之莖。紩之以絲髮珠圓羅網。雖女子運巧。不能爲之。可謂固矣。然蚩風歛至。蚩風是東風也。則葦折卵破者何也。所託輕弱使之然也。故鳥有擇木之性。魚有選潭之情。所以務其翔集。蓋斯爲美也。

心隱第二十二

二儀之大可以章程測也。二十九年三綱之為程限也。動可以圭表度也。雷霆之聲可以鐘鼓傳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和也。故有象可觀不能匿其影。有形可見不能隱其跡。有聲可聞不能藏其響。有色可察不能滅其情。以夫天地陰陽之難明猶可以術數揆而耳目可知。至於人也心居於內情伏於衷非可以算數測也。凡人之心險於山川難知於天天有春夏

秋冬旦暮之期人者厚見深情不可而知之也。故心有剛而色柔容強而質弱。見原原敬也而行慢性懷而事緩假飭於外以明其情喜不必愛怒不必憎笑不必樂泣不必哀其藏情隱行未易測也。日在天之外而心在人之內物以照焉照之於外不可而偽內者也。而偽猶生焉心在人之內而智又在其內神亦照焉內之於內無所取徵也而欲求其情亦照焉。

不亦難乎。不潔在面。人皆恥之。不潔在心。人不肯愧以面露外而心伏內。故善飭其情潛姦隱智。終身不可得而見也。少正卯在魯與孔子同時。同其時代。生在魯也。孔子門人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太。獨知聖人之德也。夫門人名三子公仲尼而歸少正卯。非不知仲尼之聖。亦不知少正卯之佞。子貢曰。少正卯魯之文人也。夫子爲政。何以先之。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少正

卯心逆而愴。很。佞也。若閒辨謬巧詞論行僻。而堅。語利急如淬鋒。強也。急利也。言僞而辯。詞鄙而博順。非而澤。博言。澤語。有此五爲而亂聖人。以子貢之明。而不能見知人之難也。以是觀之。佞與賢相類。詐與信相似。辨與智相亂。愚與直相像。若齊苦之亂。人參蛇牀之似蘿蕪也。蘿蕪者。是今之芳窮俗之常情。莫不自賢而鄙物。重己而輕人。觀其怠也。非苟欲以愚勝賢。以短加長。由

于人心難知。非可以准衡平。未能虛己相推。
故有以輕抑重。以短凌長。是以墓母闢井。自
謂鳩勝。西施齊桓矜德。自稱賢於堯舜。若子
貢始事孔子。一年自謂勝之。二年以爲同德。
三年方知不及。以子貢之才。猶不識聖人之
德。望風相崇。奚況世人而能推勝己邪。是以
真僞綺錯。賢愚雜糅。自非明哲。莫能辨也。

正卯為魯大夫作亂之謀。孔子為魯司寇。謂魯定公曰。勇而有謀。此亂天下也。君可殺之。

定公誅少
正卯也

新雕劉子卷二終

新周易卷二

五陽一
六陰一

